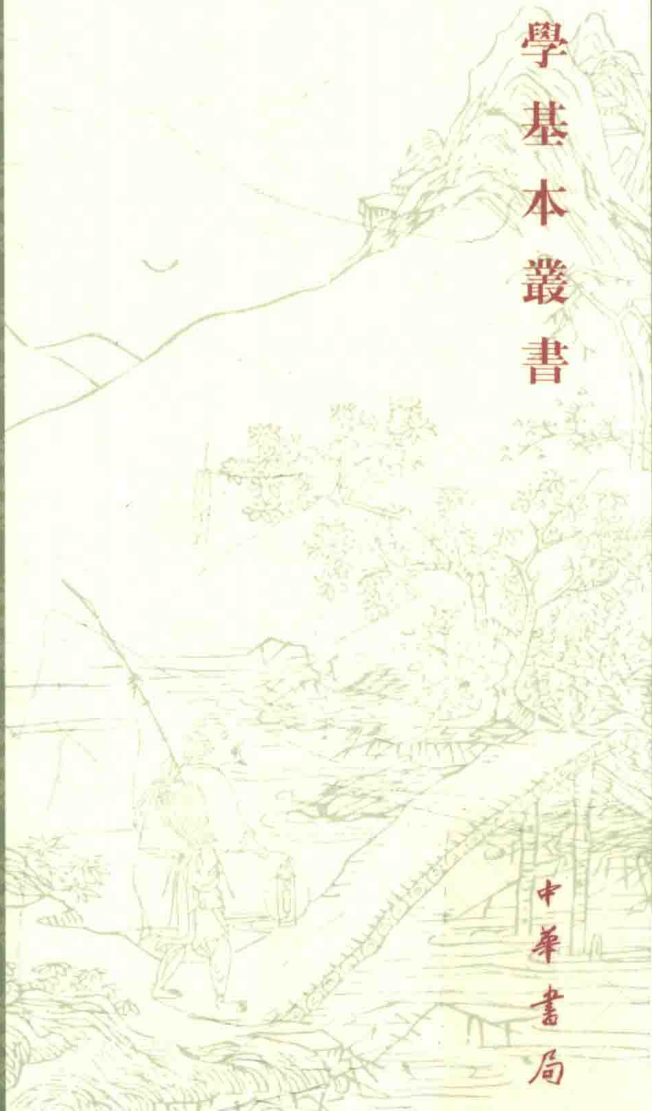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李頎詩歌校注

下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# 李頎詩歌校注

下冊

〔唐〕李頎 著  
王錫九 校注

中華書局

# 李頎詩歌校注卷三

## 五言律詩

### 塞下曲<sup>(一)</sup>

少年學騎射<sup>(二)</sup>，勇冠并州兒<sup>(三)</sup>。直愛出身早<sup>(四)</sup>，邊功沙漠垂<sup>(五)</sup>。戎鞭腰下插<sup>(六)</sup>，羌笛雪中吹<sup>(七)</sup>。臂力今應盡<sup>(八)</sup>，將軍猶未知<sup>(九)</sup>。

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塞下曲：參卷一《塞下曲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少年學騎射：《文選》（卷三十一）鮑照《擬古三首》（其一）：「幽并重騎射，少年好馳逐。」《史記》（卷一百十）《匈奴列傳》：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，習騎射。」

〔三〕并州兒：勇敢善戰的并州男兒。并州，今山西省太原市。《漢書》（卷二十八上）《地理志》

〔上〕：「太原郡，秦置。有鹽官，在晉陽。屬并州。」《晉書》（卷四十三）《山簡傳》：「時有童兒歌曰：『山公出何許？往至高陽池。日夕倒載歸，酩酊無所知。時時能騎馬，倒著白接離。舉鞭向葛疆，何如并州兒？』」《隋書》（卷三十）《地理志》（中）：「太原山川重複，實一都之會，本雖後齊別都，人物殷阜，然不甚機巧。俗與上黨頗同，人性勁悍，習於戎馬。離石、雁門、馬邑、定襄、樓煩、涿郡、上谷、漁陽、北平、安樂、遼西，皆連接邊郡，習尚與太原同俗，故自古言勇俠者，皆推幽、并云。」

〔四〕直愛：只愛。直，只，就。出身：出來做某事。此指立功邊塞。

〔五〕邊功：邊塞上的戰功。沙漠垂：沙漠邊。《文選》（卷二十七）曹植《白馬篇》：「借問誰家子，幽并遊俠兒。少小去鄉邑，揚聲沙漠垂。」

〔六〕戎鞭：戰馬的鞭子。

〔七〕羌笛：參卷二《古意》注〔三〕。

〔八〕臂力：筋力，體力。

〔九〕猶：仍。

# 【箋評】

此詩善蓄勢。前六句寫少年騎射，勇冠三軍，立功沙漠，馳騁疆場，總爲末二句「臂力今應盡，將

軍猶未知「作地步」。蓋愈言其意氣風發，則愈見其落拓可憫。唐時軍中，實有此抑鬱難平之事。此或顧暮年之作，特借此以寄不遇之慨耳。辛棄疾《破陣子》詞「醉裏挑燈看劍」闕，前壯後悲，深得此意。

（劉寶和《李頎詩評注》）

### 【按語】

此詩前六句傾力贊美「并州」少年「的英武勇猛」。他少學騎射，勇冠同儕，只求立功沙漠，馳騁疆場，腰插戎鞭，雪中吹笛，激昂慷慨，一腔豪情。但結果却事與願違，宏大的志向最終成為泡影。最後二句，尖銳地指出其原因在於「將軍」。顯然，他高高在上，不以國事為念，也就不可能體恤士卒，識拔人才，從而導致了這種悲憤的事。此詩當有作者懷才不遇的感興之意。詩在結構上採取以主要篇幅叙寫豪壯的情景，只以末二句略點其不幸，這種不均衡的結構，和陡然翻轉直下的方式，將人物的豪壯和悲憤、理想和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對照，反而收到了極好的藝術效果。此詩的結撰方式和構思特點，與李白《越中懷古》（越王勾踐破吳歸）、辛棄疾《破陣子》（醉裏挑燈看劍）有同工之妙。

### 寄鏡湖朱處士<sup>①</sup>（一）

澄霽晚流闊<sup>②</sup>（二），微風吹綠蘋（三）。鱗鱗遠峰見（四），淡淡平湖春（五）。芳草日堪把（六），白

雲心所親。何時可爲樂，夢裏東山人（七）。

【校記】

① 凌本將此詩編在五言古詩中。

② 「澄」劉本作「澈」。

【注釋】

（一）鏡湖：在今浙江省紹興市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（卷二十六）《江南道》（二）：「越州，會稽縣，鏡湖，後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創立，在會稽、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，水高丈餘，田又高海丈餘。若水少則泄湖灌田，如水多則閉湖泄田中水入海，所以無凶年。堤塘周迴三百一十里，溉田九千頃。」朱處士：《唐才子傳校箋》（卷二）《李頎》條云是朱放。朱放（？——七八八？），字長通，襄州襄陽（今湖北省襄陽市）人，後移居越中剡縣、山陰一帶居住。其詩清新秀麗。生平事迹參《唐才子傳校箋》（卷五）。處士：未做官的人。《漢書》（卷十三）《異姓諸侯王表》：「秦既稱帝，患周之敗，以爲起於處士橫議，諸侯力爭，四夷交侵，以弱見尊。」顏師古注：「應劭曰：『孟軻云：『聖王不作，諸侯恣行，處士橫議。』』師古曰：『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也。』」

（三）澄霽：雨後天氣晴朗。《文選》（卷二十二）謝靈運《遊南亭》：「時竟夕澄霽，雲歸日西馳。」

〔三〕綠蘋：綠色的大浮萍。蘋，大萍，又名四葉菜，夏天開小白花。《詩經·召南·采蘋》：「于以采蘋，南澗之濱。」《毛傳》：「蘋，大萍也。」

〔四〕鱗鱗：此形容山峰層疊如鱗貌。《文選》（卷二十七）鮑照《還都道中作》：「鱗鱗夕雲起，獵獵曉風遒。」

〔五〕淡淡：水波摇曳貌。同「澹澹」。《文選》（卷十九）宋玉《高唐賦》：「水澹澹而盤紆兮，洪波淫淫之溶溶。」李善注：「《說文》曰：『澹澹，水搖也。』」平湖：形容湖水滿而不溢。與張若虛《春江花月夜》：「春江潮水連海平」，王灣《次北固山下》：「潮平兩岸闊」，白居易《錢塘湖春行》：「水面初平雲脚低」中的「平」字同義。

〔六〕日：猶日日，天天。堪把：可以把玩欣賞。

〔七〕東山人：意謂隱居的人。用東晉謝安隱逸東山事。《晉書》（卷七十九）《謝安傳》：「寓居會稽，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、桑門支遁遊處，出則漁弋山水，入則言咏屬文，無處世意。……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，將發新亭，朝士咸送，中丞高崧戲之曰：『卿累違朝旨，高卧東山，諸人每相與言，安石不肯出，將如蒼生何！』」《世說新語·排調》：「謝公在東山，朝命屢降而不動。」又曰：「初，謝安在東山居，布衣。」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（卷九十二）《浙江》（四）：「紹興府上虞縣，東山，在縣西南四十五里。巍然特出，衆峰拱抱，登陟幽阻，至其巔則軒豁呈露，萬峰林立，煙海渺然，爲絕勝處，即晉謝安所居。」

【箋評】

（三四句）鍾云：「細得明淨。」（六句）譚云：「極蘊藉，不知者以爲淡。」

鍾云：「律詩帶古，惟盛唐諸人能之，如小楷兼隸法也。太白五言律，編詩者多人古詩內，皆不達盛唐詩法之過。」

（鍾惺、譚元春《唐詩歸》卷十四）

前半叙景如畫。

（黃培芳評點《唐賢三昧集》卷中）

無一語煉，乃無一語俗。過煉近俗，過切近俗，而過質又近俗，此詩所以爲難也。

（潘德輿評點《唐賢三昧集》卷中）

一筆直寫鏡湖景色。四句言已佳絕。五承「春」字，言從此日日更佳。六言況是平生所好，七總收上六句，八方出「寄處士」，此結尾出題法。然「白雲」二字，已是處士影子。

（屈復《唐詩成法》卷二）

澄霽晚（拗）流闊，微風吹（救）綠蘋。鱗鱗遠（拗）峰（救）見，淡淡平湖春（三平古調，上句「遠峰」二字爲本句拗矣，此句第三字復拗，用平聲與「遠」字對拗，成通首第三字大拗法，是爲以古人律）。芳草日（拗）堪把，白云心（救）所親。何時可（拗）爲（救）樂，夢裏東山人（三平古句，與三四句法同）。



以上二詩（按：指此詩與上選岑參《送鄭堪歸東京汜水別業》）拗法相同，所謂全體大拗者也。

（李兆元《律詩拗體》卷一）

五律倒換平仄折腳體 五言三四平側倒換，謂之折腳體，每聯皆可用。唐人有用於首聯者，……有

用於頷聯者，如王維：「秋風正蕭索，客散孟嘗門。黃金斷春色，畫角起邊城。」岑參：「還家劍鋒盡，出塞馬蹄穿。」李頎：「鱗鱗遠峰見，淡淡平湖春。」皆是也。也有用於頸聯者，……也有用於結聯者。

（秦武域《聞見瓣香錄》壬卷）

詩之天然成韻者，如謝康樂之「遠巖映蘭薄，白日麗江皋」，……李東川之「芳草日堪把，白雲心所親」，「秋聲萬戶竹，寒色五陵松」，「漁舟帶晚火，山磬發孤烟」，……之類是也。

（王壽昌《小清華園詩談》卷下）

此詩平淡，妙不設色，而境中情事，却如清水數魚，鱗鱗皆見，是深得畫中白描之趣者。頤五言詩，率多如此，特此首尤爲突出耳。此詩兩章，上章隱居之境，下章隱居之情，先境後人，總在寫境清人雅四字。蓋有如此清境，始有如此雅人，有如此雅人，始克住此清境，是一是二，密不可分，文章有所謂化境者，此類是也。頤亦隱居東川者，故能寫隱居之樂，深切如此。

（劉寶和《李頎詩評注》）

【按語】

此詩前半就鏡湖寫景。山水明秀，景象清新，一派風景如畫，安寧平和的春天景色，爲處士創造了一個極爲相宜的生活環境。後半主要抒發隱士情懷。由四句的「春」字到五句的「芳草」，承接轉換極爲自然。把玩芳草，心親白雲，與隱士先賢夢裏相見，異世同心，最爲可樂，將隱逸的情趣寫得親切可感，饒有興味。其遠離世俗，高潔雅致的情懷，也就形象生動地表現了出來。

宴陳十六樓<sup>①</sup>（一）

西樓對金谷<sup>（二）</sup>，此地古人心<sup>（三）</sup>。白日落庭內，黃花生澗陰<sup>（四）</sup>。四鄰見疎木<sup>（五）</sup>，萬井度寒砧<sup>（六）</sup>。石上題詩處<sup>（七）</sup>，千年留至今。

【校記】

① 題下原注：「樓枕金谷。」劉本題下亦有此四字。此詩題活字本、百家詩本、黃本、凌本、畢本作「宴陳十六樓樓枕金谷」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陳十六：陳章甫，行第十六。參卷二《送陳章甫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西樓：陳章甫在洛陽的居所，即詩題中所稱「陳十六樓」。據高適《同群公宿開善寺贈陳十六所居》詩，可知此樓距開善寺不遠。又據《洛陽伽藍記》（卷四）：「（城西）準財里內有開善寺。」可知陳十六樓在城西，故稱西樓。金谷：金谷澗，又稱金谷園，在洛陽城東北，因西晉石崇曾在此居住而著名。《晉書》（卷三十三）《石崇傳》：「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，一名梓澤。」《水經注》（卷十六）《穀水》：「穀水又東，左會金谷水，水出太白原，東南流歷金谷，謂之金谷水，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。石季倫《金谷詩集叙》曰：「余以元康七年，從太僕出爲征虜將軍，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，有清泉、茂樹、衆果、竹、柏、藥草備具。」」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（卷四十八）《河南》（三）：「河南府洛陽縣，金谷澗，在府東北七里。」

〔三〕古人心：指石崇當年居住在金谷澗所表現的人生情懷，即人生短暫、變化無常的感慨。石崇《金谷詩序》：「余以元康六年，從太僕卿出爲使，持節監青徐諸軍事、征虜將軍。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，去城十里，或高或下，有清泉、茂林、衆果、竹、柏、藥草之屬。金田十頃，羊二百口，鷄猪鵝鴨之類，莫不畢備。又有水碓、魚池、土窟，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。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，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，晝夜遊宴，屢遷其坐。或登高臨下，或列坐水濱。時琴瑟笙筑，合載車中，道路并作。及住，令與鼓吹遞奏，遂各賦詩，以叙中懷。或不能者，罰

酒三斗。感性命之不永，懼凋落之無期，故具列時人官號、姓名、年紀，又寫詩著後。後之好事者，其覽之哉！」

〔四〕黃花：菊花。《藝文類聚》（卷八十一）引《禮記》曰：「季秋之月，菊有黃花。」澗陰：澗南。水南爲陰。

〔五〕四鄰：四周的鄰居。《說文·邑部》：「鄰，五家爲鄰。」疎木：葉落而枝條稀疏的樹木。

〔六〕萬井：千家萬戶。井爲古代人的聚居之處。《漢書》（卷二十三）《刑法志》：「地方一里爲井，井十爲通，通十爲成，成方十里；成十爲終，終十爲同，同方百里；……一同百里，提封萬井。」寒砧：淒清的搗砧聲。參卷一《九月九日劉十八東堂集》注〔九〕。

〔七〕石上題詩處：指石崇《金谷詩序》中所錄諸人詩的石刻。據此，此石刻在唐代當尚存。

### 【箋評】

（二句）譚云：「五字渾淪。」（三四句）譚云：「恬而潤。」（末句）譚云：「結弱。」

（鍾惺、譚元春《唐詩歸》卷十四）

繁華皆盡，文章猶存。魏文帝嘗曰：「文章，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，懼乎時之過已。而人多不強力，貧賤則懣於飢寒，富貴則流於逸樂，遂營於目前之務，而遺千載之功。日月逝矣，斯亦志士之

大痛也。」讀此詩，信然。

（程元初《盛唐風緒箋》卷六）

周敬曰：「快豎一諦，使人塊壘之胸，塵土之面，同時洗盡。」

〔訓〕頌詩遠秀高寂，下筆不經椎斧，而神氣自完。「此地古人心」句，含意深邃，令人可解不可解。須知人心，原千載不磨之謂。人會有此心，無事不可垂後矣。程元初云：「繁華皆盡，文章猶存。魏文帝嘗曰：『文章，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，懼乎時之過已。而人多不強力，貧賤則懾於飢寒，富貴則流於逸樂，遂營於目前之務，而遺千載之功。日月逝矣，斯亦志士之大痛也。』讀此詩，信然。」

（周敬、周珽輯、陳繼儒批點《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》盛唐五律中上）

（末句）意餘言外。

起聯總冒格。○次句言對此地而生懷古人之心。○結言云當時賦詩諸人安在哉？○不叙宴會，但述懷古之思，故出景亦覺悲涼，此以景襯情之法也。淡似浩然。

（黃生《唐詩矩》）

（首二句）傑而老，慷爽而婉。（三四句）高傲不可名，「落」字淺而異。（五六句）肖擬樓情，矜闕

浩愴。(七八句)後六句總疏理「古人心」三字，末聯尤脉泚針。

(譚宗《近體秋陽》卷二)

陳德公先生曰：「澹極生情，與『物在人亡』如同一格。縱極輕薄，不失盛唐風致。三四直置語，却耐尋味。五六確是樓宴時情緒。悟此方知景語未容浪着。」

(盧辯、王溥《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》卷四)

是陳十六樓，是金谷園，渾然難辨，在詩中別是一法。寓感慨於平淡，寄淒涼於瀟灑，貌似疏散，中實神傷，頎詩最善此法。

(劉寶和《李頎詩評注》)

### 【按語】

此詩由「西樓對金谷」的空間位置，今日衆賓「宴陳十六樓」的雅事，自然聯想到當年石崇諸人在金谷宴飲的往事。雖然時移世易，但「古人心」却并未改變，那就是石崇在《金谷詩序》所說的「感性命之不永，懼凋落之無期」。詩的後六句，全部都是實寫眼前金谷以及周圍蕭條淒涼、寂寞冷落的情景，真切地表達了早已物是人非的深切感受，從而也就以真實的情景印證了「古人心」。作者與前賢之間異代同心的感慨，也在字裏行間充分地表現了出來，同時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」的慨嘆，也包含其中了。此詩看似平直簡單，明白淺顯，其實詩中古今對照，以景襯情，頗為含蓄深婉，曲致有味。

## 送相里造入京<sup>(一)</sup>

子月過秦正<sup>(二)</sup>，寒雲覆洛城<sup>(三)</sup>。嗟君未得志，猶作苦辛行<sup>(四)</sup>。暖酒嫌衣薄，瞻風候雨晴<sup>(五)</sup>。春官含笑待<sup>(六)</sup>，驅馬速前程<sup>(七)</sup>。

### 【注釋】

〔一〕相里造：字公度，生卒年未詳。魏郡冠氏縣（今山東省冠縣）人。蕭穎士弟子。歷任侍御史、禮部郎中、江州刺史、杭州刺史、河南少尹，贈禮部侍郎。爲人剛正簡譔，頗有時譽。生平事迹參《元和姓纂》（卷五）、《新唐書》（卷二〇七）《魚朝恩傳》、《封氏聞見記》（卷九）、劉太真《送蕭穎士赴東府序》。此詩當爲作者在洛陽送別相里造赴長安應試而作。

〔二〕子月：農曆十一月。《史記》（卷二十五）《律書》：「十一月也，律中黃鍾。黃鍾者，陽氣踵黃泉而出也。其於十二子爲子。子者，滋也；滋者，言萬物滋於下也。」秦正（zhèng）：秦國的正月，即農曆十月。《史記》（卷二十六）《曆書》：「（秦）自以爲獲水德之瑞，更名河曰『德水』，而正以十月，色上黑。」

〔三〕洛城：洛陽城。點明作者于洛陽送別相里造。

〔四〕猶作：仍作。苦辛行：辛苦艱難的遠行。古樂府有《苦寒行》（《樂府詩集》卷三十三）、《塘上行苦辛篇》（《樂府詩集》卷三十五）等，當是李頎用語所自。稍後戎昱作過《苦辛行》詩。

〔五〕瞻風：觀察風向以預測天氣的陰晴變化。

〔六〕春官：本是周朝掌邦禮的官，唐代指禮部侍郎。自開元二十四年起，禮部侍郎主持進士考試（參《冊府元龜》卷六三九《貢舉部·總序》）。詩即指此而言。《周禮·春官宗伯》：「乃立春官宗伯，使帥其屬而掌邦禮，以佐王和邦國。」

〔七〕前程：游子前面的路程，此亦有喻將來功名事業前途遠大之意。

### 【箋評】

年月日，舒州刺史獨孤及，敬以清酌之奠，敬祭於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。嗚呼！往歲嘗與公度論死生變化，……嗚呼！公度有志有文，量足韜世，善可救物。宰賜言語，冉季政事，古莫兩大，繫公兼之。伊昔密薦可否，廷折凶佞，京師童兒，亦知公名。其後江人、杭人，頌德不暇。洛表耆老，徯公而蘇。秉公論者，無賢不肖，孰不謂公。致君致身，方自此始。奈何吉未會也，凶間隨之。天下悼惜，士友悽歔。況某投分於策名之始，並命於剖符之列。久要不忘平生，實惟公度是望。同心同病，我身子身也。（按：相里造生平資料極少，茲附錄數則，供參考。）

（獨孤及《祭相里造文》，《全唐文》卷三九三）



祉（漢濟陰太守，始居河西）十一代孫，後魏清河太守、洛干侯相里僧伽，因封，始居冠氏縣。五代孫諶，唐梁卿令、潞城公，生元亮、元將。（元亮）唐棣州刺史。曾孫造，河南少尹。

（林寶《元和姓纂》卷五）

唐杭州刺史相里君，志獨佚其名。余案《獨孤常州集》中有《祭相里造文》，云：「舒州刺史獨孤及，敬祭于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。伊昔密薦可否，廷折凶佞，京師童兒，亦知公名。其後江人、杭人，頌德不暇；洛表耆老，僊公而蘇」云云，蓋從江州移杭州，後終於河南少尹也。其名曰造，字曰公度。志所以佚其名者，因白香山《冷泉記》云：「先是，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」，「造」字下本有「作」字，後人疑「造」、「作」文複，徑刪去「作」字。今觀白《記》下云：「有韓僕射皋作候仙亭，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，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，及右司郎中河南元稹最後作此亭。」後四君皆稱其名。白去相里君年代非甚遼邈，無緣舉世遂無有知其名者；且四君皆云「作亭」，不云「造亭」，「造」爲相里名，證之獨孤之文，尤瞭然也。舊杭郡志置之韓皋、盧元輔之後，云元和間任，皆失之不考。

（盧文弨《鍾山雜記》卷三《相里造》）

相里造 大曆七年前（七七二前）

《全文》卷三一五李華《送張十五往吳中序》：「相里杭州、刑部郎中李君以道教我，以文博我，將求饘粥于二賢，可乎？」《毗陵集》卷二〇《祭相里造文》：「江人杭人，頌德不暇。洛表耆老，僊公